

谷未黄通俗诗选



长工文艺出版社

古今黃通俗詩选

望海樓

醉賈



## 谷未黄通俗诗选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汉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2插页 2600行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54-0463-4

I·397 定价：2.30元



谷未黄，雅号“鄂中一怪”，1959年冬月27日生于汉阳县侏儒山。现在武汉市汉南区文化馆檐下避雨，主编《长江诗报》。

先后在新加坡、菲律宾、台湾、香港和大陆发表作品300余首。在各种诗歌擂台八次获奖，作品选入《当代青年抒情诗三百首》、《1988年青春诗历》、《中国新诗大辞典》、《新时期诗萃精评》、《中国现代千家短诗萃》、《当代青年爱情诗选》、《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萃精评》、《短诗大观》、《实验诗选》、《一行诗人作品选》、《中青年诗选》、《当代中国青年诗选》等20余种选集和辞书。著作有《初潮》和《谷未黄乡村诗选》。

武汉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

# 目 录

请勿翻动二十页

朱先树一	都市里的村庄（序）
8	南风
10	最后一次过棺
12	孤坟
14	戌辰年的雷是雪做的
16	上游和下游的奇缘
18	中山装
20	死城
22	簰洲女子
24	狗命
26	银元形象
28	挖井人
30	鸳鸯风筝
32	一条岸
33	大丈夫
35	大军山
37	军用码头和军人遗孀

请勿翻动六十九页

39	—	私人钱庄
41	—	猫在武汉
43	—	最后的晚餐
45	—	蛇年
47	—	空地
49	—	燕子窝
51	—	疯猪
53	—	山东驴子
55	—	租界
57	—	雨在空中改变行动
59	—	饥饿的酒瓶
61	—	轿夫
63	—	后街
65	—	远村
67	—	门外的鞋子
69	—	蝙蝠街
71	—	父女磨
73	—	你的电话
75	—	扫墓
77	—	问你
79	—	魔方
81	—	镍都拾市
83	—	瓜缘
85	—	口风
87	—	黄昏

请勿翻动九十七页

89	—	墙的残羽
91	—	野狼群
93	—	甘蔗林
95	—	怀念乌鸦
97	—	蝴蝶树
99	—	皮货客栈
101	—	伊人的布景
103	—	羊倌
105	—	山西
107	—	老屋
109	—	北京地铁
111	—	我的发廊
113	—	望着竹子
115	—	土地的哑语和手势
117	—	编钟
119	—	黑色舞池
121	—	太阳是夜的洞穴
123	—	地图上有一只苍蝇
125	—	信的外套
127	—	走廊和书的脊背
129	—	墓碑在城廓的边缘
131	—	大雪压境
133	—	回忆那只手掌
135	—	镇压麦子
137	—	假设的梯田

139	—	禁止鸡鸣
141	—	草屋之中
143	—	一个猎人路过靶场
144	—	我的女儿是弱小的国家
146	—	外遇
148	—	胭脂路
150	—	空贝
152	—	梦记
153	—	葬花
155	—	编钟和酒
157	—	红旗
159	—	红月亮红栅栏
161	—	草荒
163	—	雪山
165	—	千湖之省
167	—	哑蝉
169	—	海葬
171	—	失火的天空
173	—	骂城武汉
175	—	圣洁的爱人
古远清—		从青涩走向黄熟（跋）

# 都市里的村庄

## ——序《谷未黄通俗诗选》

朱先树

谷未黄很会经营自己的诗歌，他眼见诗歌创作由朦胧而日趋抽象、空灵、高雅，而诗歌市场却渐转冷落萧条的时候，他打出了“通俗诗”的旗号，并努力实践，而今要出“通俗诗选”了。

诗本来是来自群众的，它应当回到群众中去。的确，我们的诗也曾因过于直白和实在，想为群众，却淡而寡味而遭冷遇，之后诗兴起一派朦胧，追求一种超越却又因此而远离了群众，同样遭到冷落。看来，诗还是应当“通俗”（当然不是媚俗），这样才会有群众。且不说艺术创作中的种种是非曲直，即使是真正的艺术，也同样存在着“曲高和寡”的问题，“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下里巴人”则“和者数千人”，则是古已有之的。

当然，雅与俗乃是相对的概念，诗艺术的发展，似乎也是由俗到雅，而由雅到俗，不断更迭发展的，群众对诗艺术的欣赏不满于现状，则是正常现象。诗人们的创作如果能够更好地适应群众不断变换的口味，他就将获得成功，谷未黄可能正是从这里来

寻找自己成功之路的。

那么，什么样的诗，才算是今天的通俗诗呢？  
谷未黄的通俗诗具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通俗诗的题材内容应当是群众所熟悉而又有兴趣的。这种题材内容当然只能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现实的生活环境、事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们相通的感情和思绪等等。那种隐秘的自我深层的东西，那种玄妙的宇宙意识，那种远古所留下的玄机妙理，多数读者是无法领略的。应当说，谷未黄通俗诗的题材内容的选择，是避开了这些东西的。如《上游和下游的奇缘》这首诗，写的是一个青年农民从河中救起一个落水女子，因一种原始野性而结缘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似乎是荒诞的，但我们又会相信它是真实的，它符合农村婚姻生活的实际：愚昧、粗野而善良。而《簰洲女子》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写得同样深沉。前者如果是戏谑的喜剧，那么后者就是凝重的悲剧了。当然如《燕子窝》那样写新生活变化后的农民感情，或如《最后的晚餐》那样写事态人情，意含讥讽，却也具有某种真实感。

题材内容是大家生活经验所熟悉的，却又有一种新鲜的发现，这就会使读者格外感到兴趣。如《最后一次过棺》写古老乡村的一座老桥的崩塌，这也许是并非了不起的事件，但是它是塌在维护老桥的老队长过棺的时候，这就具有了新意，说明--

切保守的东西，无论如何根深蒂固，最终总是要被消除的，新生与发展谁也不能阻挡。另外如《后街》等也同样写得古朴真实；而且语含幽默，读来也颇有味道。

其次，通俗诗在表现手法上也具有与其他诗不同的特点。诗要通俗，为一般读者接受，表现上畅达是很重要的，要读起来顺畅，叙述就必须清楚。如《老屋》写门很低，进出要低头，而现在周围都是高台屋子，老屋象口古井，“父亲从瓦缝里，看天上的飞机”等等，叙述都非常清楚，并不生涩。当然这里的门槛是有象征意义的，也许是保守的栅栏，也可能是某种不能逾越的界线，但读来却不混沌，印象、想象都是十分清晰的。

谷未黄的通俗诗能形成自己独自特点，我认为还因为那种乖巧怪诞的表现方式。这种例子俯拾即是，有的本来很美，很雅致的事物，到了他的笔下都变得滑稽怪诞了。如写南风，说“南风住在弯弯眉毛的江南岸／南风踩着浪头踩着草尖轻飘飘地来了／南风不喜欢缠脚不喜欢穿鞋子／她掉在村里的那只绣花鞋／成了么婆口里的一条渡船”。这本来轻柔温驯的南风，却被写成了不驯服的，追求自在自由的形象了，读来仍觉轻松而有趣。又如《猫在武汉》以谐谑的笔触，表现一个荒诞却寓有真理的故事。猫在乡下是有老鼠可抓的，到了城市则只能成为玩物，这种猫的命运的悲剧，启示我们人为地

改变某种事物属性是收不到好效果的。另外如《地图上有一只苍蝇》等等在构思和表现上荒谬怪诞，幽默谐谑，却寓意着某种真理，给人愉悦和一笑之后，又留下许多咀嚼的意味。

另外，谷未黄的通俗诗在表现上还透着一种野气，他曾写过一首《男厕所女厕所》的诗，已经把过去许多不宜入诗的内容写进诗里了，透出了某种野性。而在这个集子中又有如《外遇》这样的诗，写过去的一对恋人而今又在厕所边相逢，回忆当初“我们唯一的游戏和躲避方式／就是逃进一个简陋的厕所／仅仅是墙上的性别／你望而止步／我也望而止步”。如今“真希望再来一次追击／但这已不是乡下的避所／可以击墙对答”，这类对厕所环境作正面描写的东西，的确还不多见，这种近似粗野的描写，并不过度，所以仍然是通俗而非庸俗，使人读后哑然而笑，也算是收到了应有的艺术效果。另外如《回忆那只手掌》、《梦记》等也都写得大胆，而透着某种不合时宜的野气来，但却是生活中存在的，因而，也能被我们所理解和接受。

谷未黄的通俗诗在语言上是通向群众的，多以粗拙的群众生活语言，特别是大胆地运用地方口语土语，使读者感到亲切而有味。

语言的通俗首先是符合生活的真实，用生活的原始形象去写人和事。如《我的女儿是弱小的国家》中写小女孩的天真顽皮：“她说啃不动甘蔗里一节

一节的骨头／她吃过一次青蛙／便接下来要吃鱼的膀子／我的女儿刚满三岁／就开除我的床籍／要我睡在镜子里”。这里啃不动甘蔗的“骨头”，吃鱼的“膀子”，“要我睡在镜子里”等很通俗、生动，很符合一个天真孩子的稚气和任性，却又可爱的真实形象。在《胭脂路》中写人格化的高粱，高粱地“哗啦啦地流泪”“高粱的腿软了”等这种语言叙述方式，把一种平常的形象诗意图化了。

诗的语言的生活化是诗的通俗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群众生活中的东西，风俗风情的口语表现，也会给诗增添色彩。如《远村》这类描写就较突出：

“红对子黄对子／封了村子／无论门／多么高贵或低贱／对子的颜色／已固定房子的情绪／猫毫无顾忌／含着猫崽／双双从窗口出入”。还有如“狗子的尾巴／有一截被剁下来／埋在门口”，“狗子想咬着自己的尾巴／但始终够不着／在地上旋转”，这些叙述语言，看来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修饰，但由于它们来自生活，观察细致，自然呈现，就显其生动和有趣了，另外诗的通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土语的运用，乡下秋蚊子很多，却不说很多，而说“很厚”，又如“和尚的堂客买了一套黑呢子套在他的身上下土”，“堂客”即鄂语，也就是老婆，“下土”，也是土语，即安葬。写羊为“羊子”，写羊的角也不仅仅用来“擦痒”，这些都是普通乡下农民的土语。由于这种口语、土语是普通群众口

头常说的，一旦入诗则显出其生气，读者读到它也感到熟悉和亲切，运用得好，则可增加诗的韵味。

当前诗歌创作似乎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状况，一般诗集全国征订不过一、二千册，而台湾的女诗人席慕容的诗前两年却大受欢迎，诗集一版再版，印行几十万册，现在如北京的汪国真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出数本诗集，也是一版再版，报刊、电台争相宣传，也是颇为热烈的。这些受欢迎的诗歌作品，就其思想艺术价值来说，可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之后，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但就当前的现实来说，这种读者和市场的选择的确是无情的，在这种形势面前，诗人们的过于清高和孤傲，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当然这种文化现象，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冷静观察和分析，但是，诗向群众靠拢，向读者靠拢无论如何已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了。

谷未黄同志的通俗诗无疑应当看作是让诗向群众靠拢向普遍读者靠拢的一种努力。当然“通俗诗”的旗帜是打出来了，并且已有了一定的努力和实践，但效果如何，下一步还得等到读者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和评论家们能做出一些努力，使其切实地让读者能接受它，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究竟什么诗才是真正通俗诗？如何使诗通俗而为广大群众接受，但又不是媚俗？如何使诗的俗与雅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读者的鉴赏兴趣和水平，这一切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当然不是要搞什么诗的推行的群

众运动，也不是要人为兴起什么新浪潮，更不能虚张声势，一哄而起而又一哄而散，这都不是真诚追求艺术的态度，也不符合艺术发展本身的规律。

以上说及，无非都是证明，我赞成如谷未黄这种创作的自觉努力和追求，让诗向广大读者群众靠拢，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最终，我们还是应当用诗的艺术本身去征服读者，我想谷未黄以及其他诗人们都会是在沿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1991年2月22日于北京

## 南 风

南风住在弯弯眉毛的江南岸  
南风踩着浪头踩着草尖轻飘飘地来了  
南风不喜欢缠脚不喜欢穿鞋子  
她掉在村里的那只绣花鞋  
成了么婆口里的一条渡船

风筝象蝴蝶的标本贴在土壁的墙上  
风筝最思恋南风  
南风是一条直巷子  
南风不会兜圈子  
南风一叩门所有的风筝都活了

南风路过村庄一直向北向北  
北方有南风的亲戚么  
南风走过的路总是花花绿绿  
无论你的村子多么偏僻  
但一听到南风的名字树上都长满了耳朵

风筝的线越长思念越长离南风的岸越远  
风筝一闪一头栽到地上

南风一口气吹圆了夕阳南风苍老了  
我跑到江边江上摆满了她的花鞋子  
南风呵  
请允许我到你的庭院做一名门丁

1987年10月12日夜9时·汉口  
载广州《南风》1987年第24期